

文選卷第三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鄒陽

重校

上書

李斯上書秦始皇一首 鄒陽上書吳王一首

獄中上書自明一首 司馬長卿上書諫獵一首

枚叔奏書諫吳王濞一首 重諫舉兵一首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一首

啟

任彥昇奉答七夕詩啟一首

爲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啟一首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啟一首

上書

上書秦始皇一首

李斯

戰國之文楚人
頗工爲詞李斯
本楚產故其文
亦華而艷而文
選錄之爲祖師
云

史記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西說秦秦拜斯
爲客卿會韓使鄭國來間秦以作溉渠已而
覺秦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秦者祇
爲其主游閒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
逐中斯乃上書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
官始皇帝以斯爲丞相後二世具斯五刑論
腰斬咸陽市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
史記曰戎王使由余於秦秦後歸由余繆公又東得百里
使人閒要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

奚於宛

史記曰晉獻公以百里奚爲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之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

欲重贖之恐楚子不許以五羖羊皮贖之楚

迎蹇叔於宋

人許與之繆公與議國事大悅援之國政

史記曰百里奚謂繆公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賢

來邳豹公

而世莫知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

孫支於晉

左氏傳曰晉剗芮丕鄭丕豹奔秦又曰秦伯謂公孫支曰夷吾其定乎對曰今其言多忌克難

哉杜預曰公孫支秦大夫子桑也

此五子者不產於秦穆公用之并國三

十遂霸西戎

史記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孝公用商鞅

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疆百姓樂用諸侯親服

史記曰獻公卒子孝公立又曰衛鞅西入秦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勵戰死之士賞罰三年百姓便之夫子

致胙諸侯

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疆

史記曰衛鞅將兵圍魏安

畢賀也

邑降之又曰衛鞅擊魏公子卬封鞅爲列侯號商君卬五剛切

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

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

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君立又曰惠文君

八年張儀復相秦攻韓宣陽降之云孝王十年納魏上郡張儀伐蜀滅之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史記

云孝王納上郡此云惠王疑此誤也又曰武王立張儀死

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通車三川窺周室使甘茂伐宜陽

拔之然通三川是武王張儀已死此云惠王用張儀

之計拔三川疑此誤也三川韓界也宜陽韓邑也

包九

夷制鄢郢九夷屬楚夷也鄢郢楚二東據成臯之險割膏

腴之壤成臯縣名蓋秦令人據之也

遂散六國之從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

為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史記曰惠王卒韓昭王得范

睢廢穰侯逐華陽史記曰孝王卒立異母弟為昭襄王又

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弟

戎為華陽君魏冉為相國范睢說秦昭王言穰侯權重諸

侯昭王乃免相國

逐華陽君闕外

疆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

今字對前昔字
只昔字今字對
照兩大段文字
前舉先世之典
以事証後就秦
王一身以物喻
即小見大于人
情尤易通曉也

漢以後文字筆
力必不能若此
馳騁所以飾後
宮以下之意翻
作兩層

春秋保乾圖曰光闇害蠶食天下
高誘淮南子注曰蠶食無餘也

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

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

負猶累也

向使四君却客而弗納疎

士而弗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

下致昆山之玉有和隨之寶

新序固桑對晉平公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於江南玉產於

昆山此三寶皆無足而致墨

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絕越

子曰和氏之璧隨侯之珠

書曰楚王召歐冶子干將

作鐵劍二枚二曰太阿

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

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夜光

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

庭駿良駃

決啼

不實外廡

周書曰正北以駃騠爲獻廣雅曰駃馬屬

江南金

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官充下陳

下陳猶後列也

晏子曰有二女願得入身於下陳

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

是宛

於元切

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

前

言以宛珠飾簪以璣傅珥也說文曰珥瑱也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者也此解阿義與子虛不同各依

其說而留之舊注既少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足稱臣以別之他皆類此

立於側也

隨俗雅化謂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

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

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

說文曰甕汲瓶也於貢切說文曰缶瓦器秦鼓之以節樂

在甫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

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

又曰桑間濮上亡國之音也樂動聲儀曰舜樂曰簫韶又曰周樂伐時曰武象宋均曰武象象代時用干戈徐廣曰

韶一作昭

今棄叩缶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

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

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

今取人則不

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

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

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者

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

故能就其深

管子曰海不辭水故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

王者不卻衆庶

故能明其德

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

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

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

棄黔首以資敵國

郭象莊子注曰資者給齎之謂

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

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

應明過矣前動
以利此復恍以
害

盜糧者也

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此所謂藉賦兵而齎盜食者也說文曰齎持遺也

夫物不產

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上書吳王一首

鄒陽

漢書曰鄒陽齊人也陽事吳王濞王以太子事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爲其事尙隱惡不指斥言故先引秦爲喻因道胡越齊趙之難然後乃致其意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

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也三輔黃圖曰未央有曲臺殿

懸衡天下

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權衡以稱輕重所以

一羣臣也

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

連從

子容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

史記曰陳勝字涉陽城人也勝爲王號爲

張楚西擊秦又曰張耳大梁人也陳勝起斬以何則列郡耳為校尉廣雅曰據引也言相引以為援也

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史記曰秦惠王遊至北河

徐廣曰戎地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蘇林曰覆盡也言胡上射飛鳥下盡地之

伏鬪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去

千里不絕鄭立禮記注何則彊趙責於河間應劭曰趙幽王為呂后所

幽死文帝立其長子遂為趙王取趙之河間立弟辟彊六為河間王至子哀王无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也

齊望於惠后孟康曰高后割濟南郡為呂王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立

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漢書曰文帝閔濟北逆亂自滅盡封悼惠王諸子為

列侯後齊文王薨无子於是分齊為六將間為齊王惠為濟北王賢為淄川王雄渠為膠東王卬為膠西王辟光為

濟南王也城陽顧於盧博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以趙地王章

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
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喜故顧念而怨也二
郡謂城陽章所封濟北興居所封興居誅死
故喜顧念而恨也泰山郡有博縣濟北縣
三淮南之心

思墳墓

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念其父見遷殺也
漢書曰上憐淮南王不軌上乃立厲王三子安為

淮南王敖為衡山王賜為廬江王

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

孟康曰不專救漢也

如淳曰皆自私自怨宿憤不能為吳也若吳舉兵反天子來
討謂四國但有意不敢相救也以孟康解其文故言不專
救漢如淳解其意故云不能
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

為吳二說相成義乃可明

沙還丹青陽

蘇林曰青陽水名也言胡越水陸共伐漢也
善曰此同孟康之義也張晏曰還舟聚舟也

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善曰此微同如淳之說秦
始皇本紀曰荆王獻青陽之田已而背約要擊我南郡

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
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

臣之所為大王患也

善曰大國謂趙也陽假言吳思助漢今胡越俱來伐之漢雖復使梁并進

陽之兵以遏越人之糧漢截西河以下而助於趙終無所益故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為大王患也然其意欲破

吳計雖使當為乃使越人當為吳人輒當為禦言吳趙欲

來伐漢漢乃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

以禦於趙如此則趙不得進吳不得深陽惡指臣聞蛟龍

斥故假胡越錯亂其辭自此以下乃致其意焉

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

之士歸義思名

善曰底與砥同底礪也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外客游談之士无敢自進於前漢書

王莽傳曰遊者為之談說

今臣盡知畢議易精極慮

如淳曰改易精思以謀慮之

無國而不可奸

善曰爾雅曰奸求也奸與干同

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

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

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竊高下風之行尤悅大王之義

善曰

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曰臣居魯則聞下風高先生之知悅先生之行故願大王無忽察聽

其至善曰劉瓛周易注曰至極也謂極言之臣聞鷺至鳥累百不如一鶚孟

曰鶚大鵬也如淳曰鷺鳥比諸侯鶚比天子夫全趙之時服虔曰全趙趙未分之時應劭曰後分為

三武力鼎士袪縣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服虔曰袪服大盛玄黃服

也臣瓚以為鼎士舉鼎不能止幽王之湛患韋昭曰高帝

呂后殺之湛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

西也善曰漢書曰淮南厲王長謀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反廢遷蜀韋昭曰徙蜀嚴道

不能安其位亦明矣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光享王罍設

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

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臣瓚以為文帝入關而立以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

栗未明而起

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後

應劭曰天

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喻齊王嘉其

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褒邾儀父者也

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爲王其中

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

此言文帝之時梁王揖代王參淮陽王武後梁王揖早薨徙武爲梁王也然參揖皆少故云壤也晉灼曰方言梁益

之間所愛諱其肥盛晉書注以諱爲諱

卒仆濟北囚弟於雍

者豈非象新垣等哉

善曰漢書曰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乃反棘蒲侯擊之興居自殺又曰淮

南王道死雍應劭曰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其反也

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

善曰今天子景帝也先帝文帝也

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

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

如淳曰新垣平詐言周鼎在泗水中臣望東北

汾陰有金寶氣鼎在其中弗迎則不至爲新垣過計於朝

服虔曰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應劭曰章邯爲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燒棧道言邯高祖涉所燒之棧道也史記曰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也兵不留行善曰言攻之易故不稽留也收弊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張晏曰項羽自號西楚霸王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如淳曰荆亦楚謂項王敗走也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孟康曰謂項王敗走也不可庶幾願大王熟察之得之也

獄中上書自明

鄒陽

漢書曰陽以吳王不可說去之梁從孝王遊羊勝公孫詭等疾陽惡之於孝王孝王怒陽下獄吏將殺之陽乃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

忠信在士無不報不見疑則在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荆

王二句包下二層意

按下文皆言爲左右所排非避指斥也左右謂勝詭之徒

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爲君善曰畏畏其不

成也列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衛先

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

蘇林曰白起爲秦伐趙破長平

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爲應侯所害事用

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爲之食昴昴趙分也將有

兵故太白食食者干慙也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

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左右

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張晏曰左右不明不敢斥王也

也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熟察之

昔王人獻寶楚王誅之

善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下奉而獻之武王武王使

人相之王人曰石也王則和左足武王薨成李斯竭忠胡

亥極刑

善曰史記曰始皇以李斯為丞相始皇崩胡亥立斯具五刑者也

是以箕子陽狂

接輿避世恐遭此患

善曰史記曰紂淫亂不止箕子懼乃伴狂為奴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

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願大王察王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

之聽

善曰以其計

毋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

心子胥鴟夷

善曰史記曰比干彊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又曰子胥自剄王乃

以子胥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鴟夷櫓形

臣始不信乃今知之

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

漢書音義曰或初不相識相知至白

頭不傾蓋如故

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善曰家語曰孔子之郊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

相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

丹事

善曰史記曰荆軻見樊於期曰今聞秦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今有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